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僧錄司著嗣法鑑定本源寺住持淨成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慈三十九則

附京兆寬一則 美蓉訓二則 大禪佛一則
普化六則 紘魔岩二則 祗林一則 公識一則

趙州因僧問父嚮趙州石橋到来只見畧約
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
橋師曰度驢度馬頌曰趙州石橋本無星
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
向御街行北塔作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
須釣巨鼈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

勞重寶顯我愛趙州對楊瀟洒僧問石橋度
驢度馬碧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妙到岸不迷津京北府天寧寺長鯨已厭浪
頭飛跛鼈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解會緣
楊影裏路東西地歲恩趙州石橋只見畧約

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在富全貧當
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月堂昌

趙州聞沙弥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
教去沙弥便琢重師曰沙弥得入門侍者在
門外頌曰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
更高聲我耳背故山珪瑟瑟風松蕭蕭雨憎

師子咬人韓驢逐塊

徑山呆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性在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頌曰大用全機得

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虛堂

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遂氣隨他去空使流光暗度秋成枯木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拗折無星秤火熱水面紅擬從空裏釘肯類盲龜嚙死蛇一對牙閑緊咬定

正覺逸趙州古佛言

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犬拏此時時憶趙州佛甲元少年學解味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惑爲機智競躊躇因通秀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儕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璧更有布衫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地底威恩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掛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已過洞庭湖

暗堂遠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鎌破雙閑業識依前還作狗

本覺二猶子佛性有毘盧受飲

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到
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奴正堂辨無直
路却繁紜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
喫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不卷却狗
子佛性無研額路上逢子胡業識性在遭一
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

五祖演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
嗟咤無限尋聲跡掛角羚羊不見蹤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
堂裏坐鼓山珪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
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徑山果狗子無佛性
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諶山

如狗子佛性無寶劍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
按立當途楚安方問頭既實答亦堪誇洛陽
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儂家信手
摘楊花大愚智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
合掌聽湧弥岌嶃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南堂興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

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網羅贊
乙巳大人丘叢林為寇讎利牙如劍戟生殺
有來由印華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閒
口露出心肝典牛游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
逆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
膽毛中卷空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

卷演狗子無佛性殺人便憚命苦痛萬千般
回邪却打正名卷大食波斯飲百盃停停
把施萬人鬼逆風使過黃牛嶺不問瞿塘灘
灘堆東山空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
六十三一切智清淨度卷鑒狗子無佛性羅
聯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南山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挑符手邪俱不入百姓
盡消除印源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
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列舉雲狗子無佛性
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印卷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颶在大街路撾人
踏得着印華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

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朴翁註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銀山仁二十八佳人刺綉遲紫荆花下喚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妙堂仁利刀截斷命根跳出孤群狗隊拈起萬煅鎗鑄鐵額銅頭粉碎石菴注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

得一撲少室庵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藥葫蘆接來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葛蘆草狗子無佛性干忤入芝庭一揮三首落千古得虛名千峯痕京兆寬回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不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頃曰拈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遍六合王祖漁梨破須弥鼻孔踏反大海上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苟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興一掌師休去頃曰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海印信趙州苟被婆偷去遭擋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

湏出手得抽頭屢且抽頭新蓮趙州老提
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擗賊不成罪歸已天
下衲僧知幾幾歲恩趙州挨拶老婆時迎
葉難施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
落便宜張無不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
已見賊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田三

五

佛鑑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腳人懷疑
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金陵俞
道婆去若立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
傾蓋白頭新陪堂遠一路雄兵犯界河煙塵
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畫角城頭唱
楚歌雪賓宗驃馬加鞍上酒樓何如坐地看

楊州是非長短俱裁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準篋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使掌不相饒思
量箇樣無滋味莫是趙州身命招杜寒一
趙州示衆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
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
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
得生死頌曰看經也在生死裏飯蘿裏坐無
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
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踴躍潭家喜休擬議
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
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

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
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頃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惣到來不是石
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回_{汾陽昭見僧被}
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
去青煙時換綠敍苔_{復音青}趙州有語喫茶
去明眼衲僧片鱗舉不勝舉未相許堪笑禾
山解打敗_{雲峯惟}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
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緊從此人情總不
容_{佛印}元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
音覩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_{黃龍}
_南一瓯茶自恨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

清香往來者誰諳居止院西東_{照覺}如此間
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
味好却來爭看_{益中花}佛_{圓白}聚林宗匠實
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殷
勤只是一碗茶_{正覺}逸三芋擊_歐禮數全一
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油麻
一例煎_{佛慈泉}寶匣龍泉發夜光寒寒長掛
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_{山秀}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聞終始
口難保歲寒心_空蓋智相逢盡道喫_歐茶大
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
滿路誇_{珠山常}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嚙駄

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瓯茶
翠漢山箇中滋味若爲論大展家風說早春
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莫道不沾唇佛鑑勤
趙州一瓯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
事如麻龍門遠趙州滋味最爲親覲面承當
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真

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代華志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
和口甜心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慈
父深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
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鹿巷
草百尺竿頭羅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
田三
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自得禪人來
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
一瓯今醒悟本覺一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
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味若識
得觀音院裏有弥勒佛性泰曲盡周遮禮數
頻苦茶何用勸三巡算中若有通天竅終不

回頭問別人，文殊道：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
甜似蜜，心毒如蛇。淳菴注：趙州喫茶逆拔毒
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弥勒釋迦。
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普菴注二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着乃知非佛也。
不堪作_{松源}，_每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_老茶，
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_{浙翁}趙州逢人喫茶誰。事出急家反手。
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
問佛也道三斤麻。_無神才，趙州曰：僧問萬法歸
一歸，何所歸？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
重七斤，領曰：編辦曾挨老古錐七斤。

杉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
與誰。_賣七斤杉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
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雷雨，滿山溪白
雲。_端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
四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你何。_{保寧}身問
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
澄巨浸，鯨鯢無奈不吞鉤。_{黑克}趙州布衫
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却。
誰是當機裁剪人。_火朱道七斤杉重絕纖埃。
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風
雨入門來。_普碑_平青州七斤杉盡力提不起，
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_桂山_泉趙州老對

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音布換金銀琉璃碑
碑碼碼於牙古夜半墨漆黑提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故山桂等閒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寒衣盡向青川作窠不知春色正江南連卷錢湯無冷地黃河輶底流金剛難抑鬱悵後掛燈球或捲體搜到

內三

八

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無用掛在趙州東院西石巷召當機觀面提觀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比砌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斷偶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慕名文遠遠應諾師口東司上不可與

汝說佛法頌曰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對佛法為人說一般采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故山莊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任山果東司上不說佛法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心奉塵刹細楚全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

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蒙巷晚

趙州因真定師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果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床

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
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師
王用處若軒昂為渠拽倒破禪床天日札
趺迎上客曲彙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鄉
西岩忠折腳禪床接斷薪猶堪悵首揖

高賓明知列土熏天富難關他家傲骨貧石
漢月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
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趙
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詰墮都衙喚得便回
頭也是大蟲看水磨枯棹錢禪床不下不撞
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

世有大王尊開林宴趙州回侍者報大王
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
來也頌曰報客傳言信已通义手低頭便
鞠躬對面一雙清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
失方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
兒不覺傍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天皇象一

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下看他拈尾作頭
又道大王來也褚袖秀驥子駕駘滿道途皮
毛孰敢辨精羸若無伯樂當時鑒失却追風
千里駒慈受深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
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裏南唐唐來
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

趙州傾蓋如故別舉白。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頌曰。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瞞預。將軍自有佳聲在。不博封侯也是閒。佛徒昌足馬革鎗戰。祖閑死生只在剎那間。趙州最是難容。漢菴主當頭換兩拳。文殊道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湏見。渾明若向箇中爭。分兩知。渠錯認定盤星。佛性參趙州老漢少喜。多嗔不會爲客勞煩主人。淮堂半虎步龍驥。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主。

便見千江水逆回。佛心才老作乘林。是趙州兩拳提起不輕。醉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都盧在裏頭。楚安方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三亞昌上菴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菴豎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涉諸訛露柱燈籠合掌。慈受深換手槌脣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悟堂遠菴主當年用渾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舌有龍泉劍。開口等閒疑殺人。白洋碑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每自有據一錐擊碎兩

重閣填溝壑壑無回互

毛無著錄

菴主奉頭

舉頭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盈酒
一盞空茶也醉人

順水張帆逆風把

柂釣盡江波不出者箇

月林觀菴主拳頭沒

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樺衲誰
解出頭天外看

珠山牛閃爍旌旗驟挂來幾

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
兩扇開

無準範趙州曰文遠侍者在佛教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

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
好事不如無領曰文遠脩行不落空時時

晤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華山千

萬重

程山

果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

冤讐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高飛水自流

烈

堂一只知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

烈

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菴菴心

趙州回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

門北門頌曰

田三句裏呈機磅礴來牒迦羅眼

絕纖埃

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

槌擊不開

寶瓶四廊閑閭鎮趙州樂於城下起戈矛

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照覺袖裏金提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

畔臺山路報你游人歸去來

音融平豁遼門

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游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路頭草漢南四門開豁柱來游
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
千處管絃棲圓通仙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
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通一
繩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黃龍新者僧問趙
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
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雪賓頭初長嬰
兒急水毬衲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
令何似當時問趙州大衣像何謂識考還具
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
打毬攔口壘白雲端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
念念不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
不收慈受急水打毬子念念不留未能
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
向外更尋求拂性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
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出沒沒人不
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愁麼

道佛鑑助

趙州曰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

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曰蘇州
有常州有湏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
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
面南看北斗雪賓顯常州有蘇州有吃嚥舌
頭師子吼壽山高号福海深八十一方九萬

四三

十三

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佛鑑
助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飛不用刻
舟記劙片帆已過洞庭湖岸蘇州有
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
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之退卷奇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鷗鷺堪笑有

平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速退耕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
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趯空吹一吹曰
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
此是五百力士捐石義便道無頌曰一超方
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闕講師不識圓陀

我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

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
隊雙雙趁晚風歎堂定

趙州曰僧問十二
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
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
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腳時除二時

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閑裏有誰知鼓山珪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
何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住山果鍾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閒煩惱裂破虛空作

田三

十三

兩邊古廟香爐出芝草靈巖安貼邦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米明日愁對卷跋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頌曰
南泉趙

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看二人把手並頭立汾陽格趙州自作自受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走月堂昌描不成塑不就樓上懸身叫相救南泉敲處有來由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訥堂思等開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下兔教失腳墮黃泉肺性泰趙州日在殿上過乃喚侍者應諾師曰好一段功德者無對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染黑無塵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

德已成就爭柰當初不放光。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旃檀韻。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葛。註山是趙州回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唱啄作麼。濟拂袖去。歸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註脚。頌曰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唱啄。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註山是一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著。註山是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時行脚僧呼爲兩箇。

閒和尚。雪巒達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頌曰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鐘。大地山河俱作舞。典牛游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輶毬秘魔杖下授老鳴。患_三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直饒頓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佛照先不昧當陽第一籌。臨機拳趣不輕跡。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紫頭。註室開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

興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
云老老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却被驢撲頌曰辰陣開旗各運謀箭
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
水逆流撲空開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
率卷殊便攢眉案察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師曰老僧只管看頌曰風雲頭角黑粼皴
苦死文爭額上珎津洗眼來閒地看老僧未
免費精神四悟珠在浪花深處白擎雲懶
霧志慾求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後渠眼自

開光卷四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欄中失却牛頌曰欄中失却牛有
問即有訓更若求玄妙猢猻氣慈雲照
趙州上堂繞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僧舉似洛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
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
四五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遠
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
眼見鬼無相能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
真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
床坐頌曰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

禪床坐龍蟠并虎卧一撻打興兩分張拈起
元來是雙破本充一趙州曰一秀才云和
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頌曰廣寒
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升桂不湧零
碎折芽閒和樹拔將來南史義趙州因僧
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僧去毫
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頌曰毫釐
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
的但能信手摘楊花湏會風生庭前柏趙州
關好標格曾溪路上沒蹤跡長蘆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煙
掩室聞趙州因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
許州信頌曰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
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過行病癰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齋藥治之
病去藥回滋味別舌頭具眼者方知佛性卷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程告訴謾勞神若知形
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趙州因僧問
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驥西家
作馬頌曰脫得驥頭載馬頭東家西家卒
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懷菴趙州示眾曰此間佛法道難即
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

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頌曰 識不識

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

杜源去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

王千古在任他南北竟頭爭保亨弟

趙州

田三十六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生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門若鮮知時節冬至一陽來

閏廿四 鐵樹開花千萬朵石頭抽筍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咲明朝冬至一陽生

佛鑄勒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

龍門遠

冬至一陽

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

生果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嗣宗

師一日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

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鮮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

葛曼深

芙蓉

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柱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

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

西昌忠

五臺山大禪佛智遍禪師嗣宗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駁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頌曰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管爾問空道師姑

由三女人作癡人積雪作銀山汾陽昭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珠光五月炎威當酷熱決背汗流無處說匝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草堂清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

塗煙墨黃龍震悟了還同未悟時何湏更說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大洪達驚眾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延壽慧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罔措應回沙塞口嘶蘆燕繞紅梁渾不顧破巻先

鎮州普化和尚嗣盤師初於盤山處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摠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回

舉似暗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頌曰老
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柱勿喝斜龍蛇混雜
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汾陽昭明暗俱打
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
今誰解辨真虛海中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
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解得滿盤骰子不
成雙佈智格妻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
掛名捋下幞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鼓
山桂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
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邊布巷遠旱
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
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將回雲峯一拶銀山

鑽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柱杖如無用
乞與伴狂老萬回水巷一水急魚行澀峰高
馬不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源在以
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将来大悲院裏
邇齋去肘露皮穿可恠哉天目札擺鐸搖鈴
恣賣乖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

是甚堂前破草鞋笑大用全提作者知
燦迦眼活電光迎大悲院裏翻身處臨濟甘
為小廝兒古出作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圓山
岳盡衝開猪頭象鼻烏觜魚腮石人撫掌呵
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石普化嘗暮
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駱師